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三

左編

戚類

漢竇長君 賢

竇長君，文帝竇后兄也。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至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

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匄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

漢馮野王

馮野王，上黨人也，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

丞相魏相相相以爲不可許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兄奉世女爲元帝昭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愛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瑯琊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八九年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

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于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令有司已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行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

宣帝紀倚依外父氏

大信、不可不愼、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來自此始

漢史丹

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

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用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國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

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
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寢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
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
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
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
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
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愛幸今者
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意審若此
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
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愴然

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東漢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至儵有父風、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

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瑯琊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于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其後廣陵王荊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荊、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

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甚。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于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及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臨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敕二部

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彬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脩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得不坐焉梵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初脩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東漢陰興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

郡國與毋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輙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客然門無俠上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閉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

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敢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于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帝親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軍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㶏強侯博弟員丹並爲郎

晉羊琇

定儲

羊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若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與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晉庾亮

此與韓對賜太子不殊各因其性之所近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太子妃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韓子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于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陛下踐祚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

亦使教心旨

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戚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苟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

弊其故何邪由姻婭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轉護軍將軍是時敦死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

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義
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勝既而正色陳
義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
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
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中書令成帝即位太后臨
朝政事一決于亮先是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
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
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
亂於是出溫嶠于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
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為明帝所親

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戸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得進者亮疑宗欲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帝不豫引太宰西陽王羕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壺將軍郗鑒陸曄丹陽尹溫嶠及亮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西陽王羕爲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翦

帝言亦有理

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敘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瑯琊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峻於歷陽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

峻乘勝至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于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

敎可以種偘以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
之實既至石頭亮遣將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
節傳以謝偘偘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
不宜數爾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
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
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
噎詔群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
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亮上
疏請罪優詔不許亮欲遁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
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

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遺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為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

郗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
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爾
郗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
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
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于江
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亮戍之果
敗時王導輔政王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
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
兵廢導而郗鑒不許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
以諮鑒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

樹然至誠

罪雖重而將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閹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客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將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當云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帝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道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

虎文章能
于蘇歐宋
之

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坐寄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貢之徒有無君臣之心。是而可恐孰不可恐。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愆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埽何以見先帝于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

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謀復中原之意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將精兵一萬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陳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於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強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

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亾、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齊其所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同意。郄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鎭。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

時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康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子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晉褚裒

褚裒康帝時褚后之父也康帝爲瑯琊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褚裒女爲妃于是出爲豫章太守及

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選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裒率衆三萬徑取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偽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議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為石遵將充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為賊所害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不許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職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

渡河將歸順乞師求援會裒已旋咸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裒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謚曰元穆

唐吳溆

吳溆章敬后之弟代宗立擢太子詹事濮陽郡公建中初遷大將軍溆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當效順

得大臣一人持詔往諭泚泚悪且媿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溆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意帝大悅溆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懼下無犯難者即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而泚僭逆故留溆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平官庇其葬

宋楊次山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次山能避權勢

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子二人谷王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介之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皇子竑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反以告后終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必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嘿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是爲理宗授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槩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沖或素錄撫育軍

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蚤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撤簾

王莽 簒

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賑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病當飲某藥比客

罷者數起焉常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毋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童使問知其夫人皆驚時哀帝親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後日未央宮置酒内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

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白大司馬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后孝哀傅后皆令自殺莽以

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
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
外戚及大臣居仁素所不悅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
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
可其奏于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
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經陽侯立太
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
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
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
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

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

貧民於是公卿皆效慕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聞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

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先帝之堂以陳鎖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恭參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

東漢竇憲 擅權

竇憲、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遷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公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

𡨚一族

漢可自奪
則其小者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使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

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于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等將左谷蠡王師子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

會有之哀
且貴廢強
臣雖散於
勒強半虛
假可知

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悅、卽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

一云遁去
一云不知

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憲獨不受封將兵出鎮涼州乃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

所任軍功不實可見一斑

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充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鄭衆、南陽人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鈎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

圖作不軌、衆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

唐楊國忠

與富人交泄泄不可不知

楊國忠、蒲州人、太眞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博飲無行檢、年三十、發憤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裒其貲至成都、樗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

有以結納之為與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頎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郫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為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樗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廐判官兼瓊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欲危太子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搏鷙倚之使按劾國忠乃

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籍被誅者百餘人度可以危
太子者先林甫意諂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
陰爲指嚮故國忠乘以爲姦蠹國居中用事帝所好
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動契所欲帝以爲能擢兼度支
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
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
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棨戟而第舍華僭彌
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
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
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見易

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王鉷爲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旣帝意不迴慎矜稍避事防患因與鉷有隙鉷乃附國忠誣奏慎矜誅其昆仲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卽誣奏京兆尹蕭炅卿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事構鉷誅死已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卽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厭林甫疏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

國忠薦鮮于仲通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劍南拜劍南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賓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兼領吏部仍薦仲通代已爲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宓死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二十萬衆棄之死地隻輪

不還、無敢言者、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爲林甫掎摭、欲自解于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村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累公、果死、遂拜右相、國忠已得志、窮摘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于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

國忠與選虢國第注

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選趨虢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傴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

撰去思碑媚上官防此

此理淺淺易明未卓識也

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偶坐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皆大噱、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愔顧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日叢脞、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賕公謁無所忌、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若皎日既出君輩

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琯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眷伺國忠意乃敢啟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訴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暄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叱官不進國忠雖當國常領劒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鬬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

昂韋儇以御史追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疑以位相娼不之信是時祿山以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于已祿山遥領內外閑廏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廷動靜國忠使門客蹇昂求祿山陰事諷京兆李峴圍捕祿山所善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于御史臺

又奏貶吉溫于合浦、以激怒祿山、祿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于晛、貶零陵太守、以慰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于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爲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楊光翽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覘祿山未還、帝置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嘗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以女弟等曰、太

子監國吾屬誅矣因泣聚入訴于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數叱曰國忠頭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劍南節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虜賊奄至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狥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進次左相

韋見素傷良久兵解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兵連收恒定若崤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弊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戀貲產稱入都為亂兵所殺餘坐誅

左編

戚類

后族

間者輔臣專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 張敞論霍氏封事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

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二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歷上古至于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爲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
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
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
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
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
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
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
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

不特爲漢忠謀雖爲王氏忠謀者亦無以踰今向矣

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保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敎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 梅福論王氏書

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

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
師丹論封丁傅書

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

風俗大息
竇驕大防

知與不知莫不悲給又開臘日亦遣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杜鄴論丁傅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蚉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埶

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第五

倫論齊氏賓客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尸骸流離怨魂不返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

奉承血祀以謝亡靈朱寵上書訟鄧騭

晉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裴頠奏諫尊任門下事

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鄭州者亦罕記有防禦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爲不次之恩矣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爲雄職者若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舉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之是厚于后族而不厚于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

御使者舉令月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而不可以爲外戚之地乎 楊繪論外戚

陛下以邢煥爲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命依舊文資致臣寮交章論奏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大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内侯

而巳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論封孟忠厚儀

舊文貧汪藻

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愚之民不分菽麥若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紹興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宦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蓋一有過咎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祿奉祠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僞六合一家乃漢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乾德宴煩以藩侯不能撫養愚民爲憂識者謂本朝國祚靈長民心固結皆

紫雲樓數語有以基之劉克莊論戚畹

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近年因李邦彥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公事郭承祐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恐遞相扳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疏然於防微杜漸之道固爲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掌侍衛及樞要之任何郯論連姻臣僚不得授要任

臣切謂李德裕寔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

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它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輙詣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于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論韓忠彥第尚王未當

外戚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諸葛豐按劾章欲奉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隷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

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塡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飡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

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惠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諸葛豐按劾許章

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悶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

天順地與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王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申屠剛書奏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矦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

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屢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以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 第五倫上章帝疏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纍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

寵方授地旣害之隙開勢謝讓亦勝之悲哉騰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范曄鄧騭論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齊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曁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

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于麗惟家之索牝鷄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近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剖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躭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絶宗廟燒燔妹喜喪夏褒姒斃周妲巳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 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

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徵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因我
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
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徵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
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鵠賦以為風梁冀見之呼琦問
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
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
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
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
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

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崔琦外戚箴

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能任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倡造不義亦宜擯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

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 皇甫規對策

暴恣覬閒庾亮兄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

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也昔王章劉向每
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
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
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
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宣宗勑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鄠縣及雲陽莊並免
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
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將意事
雖至細繫體則多勑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
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

荀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

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五

左編

鎮類

燕

燕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于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立其子為襄王

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高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于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

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
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
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三十六年王
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
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
對曰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
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
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曰伐桀宋利對
曰夫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

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之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之于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

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于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縱一衡其說何也代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遨遊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于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溫齊南割楚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
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
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
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
器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
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
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襄王立田單相之過
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
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
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

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所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若何曰王不如因之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人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

以此得愛士之名非其性然

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犇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于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

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秦則天下集秦親弗必走則齊且孰與為其國也于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于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于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攻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于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以破齊

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于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于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

魏

初惠王之父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

子緩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或爲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可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秦將伐魏魏昭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

魏于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于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

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
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
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又魏王
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
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于王、王不用臣之忠
計、文請行也、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
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
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
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
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

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于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

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巳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不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則趙不予王地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

此公子之賢也

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
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
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
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
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
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
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
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客有說
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

有此句參不著名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趙 附平原君

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

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
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
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
與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
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
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夫君子能勤小物故
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
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
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
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

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

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

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召樓

綏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無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

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彭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諾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

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為臣，詘于其弟，心憐之。于是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未決而輟。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

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

羈憐故太子欲兩主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
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敢昧死以聞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
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
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
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
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
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
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于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而況于予乎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也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

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

見利者只少此一想

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如何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顧能得之于强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倍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

難必勿受也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之令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

之軸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于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平原君旣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于士卒之閒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郤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

三代以下八此素者封矣

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右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韓

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乂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于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乂矣今又得

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

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巳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巳使人報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于秦以和

楚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

陽于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于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卮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

此爲蛇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懷王大悅乃置相璽于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以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孤楚也夫秦又何以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于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怨北絕齊交西起秦怨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不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

車稱疾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爲絶齊
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
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
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以所見
命者六百里不聞有六里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
伐秦陳軫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
之伐齊是我亡地于秦取償于齊也吾國尚可全今
王已絶于齊而責欺于秦是我合秦齊之交而來天
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絶和于秦發兵
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

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于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殺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于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

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于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不及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抗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以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

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
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與相謀曰、吾
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于齊齊秦合
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
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庶子、不宜、乃
詐赴于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
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
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
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
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

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死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

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秦

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

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于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　廖曰戎王處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宜而說之終年不遷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

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秦穆公客禮禮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公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蜀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幷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

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行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于內使秦人力戰于外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勿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

無大小皆決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一蘄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

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毒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于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

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

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
不得示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
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
壽僕射周清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
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
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
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
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臣所聞

焚燬在后日壯便計在秦物外小國不封同姓又不尊卿本本

非秦記以秦之為王詩千亦必殺戮殆盡

也今清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言時斬此一人）制曰可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

刊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道分。始皇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